

第三十三章 醫療工作及醫院

醫療佈道之重要——本地醫生——一個醫生的診察費——疾病的分類——診斷——時季的疾病——藥劑師——霍亂、加答兒、消化不良的醫法——惡性瘧疾——道士、和尚、巫師及漢醫的醫法——瘴毒——外國醫法——牙醫術——初次試行——器具——方法及結果——MacKay 醫院——醫療工作對於佈道工作的影響。

醫療佈道之重要，已經毋須再強調了。這是大凡知道近代佈道工作的歷史的人都承認的。從我們在臺灣開始工作時起，就重視主的話言和榜樣，用醫病的辦法以求獲得迅速的利益。我的預備訓練的任何部分，應用起來，都沒有比我在 Toronto 及紐約所做過的醫學研究更見有用。我看見臺灣的人民爲各種疾病所苦惱，隨時爲他們治病及解除痛苦，因而爲佈道團獲得了許多感激的朋友和贊助者。

然而不要以爲臺灣沒有醫生。臺灣的醫生很多，他們的醫術，雖然不是科學的，而確是很有趣，且值得研究的。可是臺灣並沒有正式的中醫學校，沒有考試，也沒有學位。習慣是唯一的法律，成效是唯一的文憑。一個普通人可以對自己或他人作實驗而略知某些混合物的醫藥價值，或爲一個年長的醫生幫忙，學習一點知識；或讀醫書，把重要的部分抄下來，學習理論到相當程度，就可以開業。或者是自己生過病的人，試用過許多藥品，有治病所必需的知識，也就給別人開藥方。藥店裏的夥計，時常看醫生送來的方子配藥，也許自己也給別人開藥方。也許有人因爲別無辦法，祇買了一堆藥方而開始做醫生。做醫生的人當然要有學識和手段；否則就會失去民衆的信任，沒有生意可做。

一個中國醫生所要求的診察費，由西洋醫生或病人看起來，並不過高。看一次病祇須100文——即約美金一角，經常開業的醫生較爲民衆所重視，其酬金也較豐厚；而做戲法、賣膏藥的江湖醫生，則不爲民衆所敬重。

本地醫師分疾病爲內科或外科；但兼治內外科疾病的醫師較少。內病的情形更爲玄

妙，所以中國人以爲內科醫生比專治外傷的外科醫生更值得尊敬。

診斷的方法是按脈。醫生坐在病人對面，使病人的手放在桌上的一塊布墊上。病人若是男人，醫生用右手先摸他的左手的脈搏，然後摸他的右手的脈搏；病人若是女人，則醫生用左手先摸她的右手的脈搏，然後摸她的左手的脈搏。他把拇指放在病人的手腕骨的突出處，把另三個指頭放在病人的脈上。中國醫生把脈的狀況用五個字分別表示之：即急、緩、沈、虛、無。

中醫以爲脈的這些不同的狀態是心和肝所產生的；以爲心有四竅，若有風或邪氣衝入，則脈搏就發生這些變化。疾病是依時季而不同的。春季的病是肝所引起，夏季的病是心所引起，秋季的病是肺所引起，冬季的病是腎所引起的。

醫生必定開藥方給病家，病家拿藥方到藥店裏去配藥。藥店員非常慎重地秤各種藥料，包在一張紙裏，藥方也包進去，紙包外面寫明所包的藥的名稱。然而民衆對於所用的藥材都莫名其妙，因爲即使是很普通的東西也被加上了普通的語言中所沒有的名稱。礦物、巖石及貝類往往被研成粉末或烘炒之。植物、花、樹皮及種子等多用水煎吃。

對於外科的病症，本地人也承認請西醫較好，而以爲治內病則以請中醫爲宜。他們的無知祇會很慢地覺悟，他們的迷信也祇會很慢地破除。我們考察他們的醫法，不免詫異：病人竟會這樣愚蠢而用這樣的藥方。

對於亞洲的霍亂，許多本地人信用反刺激的外部療法。他們用針刺身體上的某些部分，用食指和中指夾皮膚而擰之，到使其發紅爲止。有時用頭髮和生薑與茶油混合，用以摩擦身體。加答兒的特效藥，是用三種東西放在滾水裏煎成的：就是從已經放入墳中的棺木上割下來的一片木頭，從麻布做的喪服上拿下來一塊布，從墳墓中取出的、或從已經放下的棺木旁取來的一把泥土。從人的齒旁集起來的齒垢——我可以作證：這是很容易取得的東西——被認爲醫治狗咬病的良藥。胃腸病者的枯黃的顏色及難看的浮腫可以用狗肉治療之；小狗的肉較好，瘋狗的肉也不妨用之。治胃炎的普通醫法，是先把手指浸在溫水中或酒中，然後用以擰病人的皮膚。如果一個嬰兒的皮膚是黑色或暗黑色，可以拿一隻鍋子的幾塊破片放在一起磨，發生刺耳的聲音，一直磨到嬰兒哭起來爲止。如果有人因被風吹雨打而皮膚上發生痛苦的龜裂時，臺灣人以爲是因爲他曾經用中指指點過月亮的緣故。所以要醫治這種毛病，他必須朝向月神，合掌鞠躬，自認罪過，請求饒恕。

但不可因此而以爲中國人都是愚魯可欺，爲地球上的其他人民所不及。這樣靈敏的人民竟會被這樣荒誕的醫法所欺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然而這難道是非常稀奇的事情嗎？就是在歐洲的最開明的國家中，前世紀的情形怎麼樣？有些民族和國家的現在的情形怎麼樣？我們不必旅行很遠就可以看到很易受欺的人們。

如同已經說過，臺灣人所最恐懼的最普遍的疾病，是瘧疾。他們以爲這種疾病的起源，是病人誤踏了和尚或巫師所放在街上或路上的紙錢；或者是自然界的熱氣和寒氣的衝突；或者是兩個妖魔作祟：一個是屬於自然界的陰性因素的，扇着病人，使其發冷；另一個是屬於陽性因素的，吹着火爐，以致病人發燒。但是說出魔鬼的名稱會觸怒他們，所以臺灣人決不用「寒和熱」的名稱，而名爲「魔鬼熱病」「乞丐熱病」或其他無害

的名稱。

瘧疾的療法，是因勸告者的意見而不同的。道士用桃葉、青竹及黃紙驅鬼，把這些東西繫在病人的衣服的鈕扣上或辮子上；或者把紅線繫在病人的腕上至數星期之久。或者用與道教的始祖老子的印同樣的印蓋在病人的背上。可是道士似乎以為最有效的方法，是搖鈴或吹法螺以驚醒魔鬼，而以鞭子驅逐之。

佛教的和尚使病人吃香灰茶，或寫一個字例如「吽」之類的字於一個膨大的餅上，把餅放在沸水中，到冷了之後給病人吃。如果沒有其他辦法，他就叫病人到最近的廟子去躲在一個神像的桌下，以逃避魔鬼的侵害。

巫師拿起三尺長的三條竹竿，每條竹竿上纏一塊紅布，以驅逐病魔；或者做一個草人，請妖魔入草人中，把草人送到屋外去，以紙錢、豬肉、鴨蛋、米飯、蔬菜祭送。巫師還有一種同樣有效的辦法，是把從黑狗身上拔下來的七根毛繫在瘧疾病人的手上。

本地醫師會暢談自然界的兩種因素如何發生衝突，祇有他的藥能克服之。他所用的主要藥材是車前草、廣皮、甘草、白牡丹根、Pterocarpus、Flavus、Sida、Panax（人參）、Levisticum、Bupleurum、Scutellaria、Clematis、Eibanois 及 Quince（槲榔）。

我既不相信和尚和道士，也同樣不相信本地醫生的藥方。我聽悉他們雖然為病人開藥方而收費，却有5~20粒奎寧丸鄭重地包在紙裏以備自用。

這種可怕的疾病，外國人名之為夏病、間歇熱、叢林熱、非洲熱，我也聽過有人名之為淡水熱，其真正的起因，無疑地是由有機物的分解而發生的瘴氣的毒性，其強弱是因體質、氣候及病人的環境而不同的。我和次高山（Sylvia，雪山）附近的「番人」同住了數星期，發現他們大抵是健康的。「平埔番」農人移到附近來住，開始造屋種地；可是不到一星期，他們都患極厲害的熱症，情形非常淒慘。另一個例子，是在我們造淡水的女學校時，因為翻起了泥土中的腐敗物質而引起了毒性。掘土到數呎深時，工人們輕重不等地生病，一直到校舍完成為止。有一種奇怪的現象，是一手一脚或身體的一邊會害病，經過一切階段，而其他部分則健全如常。

我們採用了數種療法。初發生時，如體質強壯者，可用發汗的任何東西治癒之；但如全身已經佈滿了病毒，那就需要長期的治療。把檸檬切成薄片，煮出所有的汁水，不但是可口的飲料，如果隨時多吃，在有毒性時確是良藥。我先用瀉藥及蒲公英根，然後反覆用奎寧劑，如有必要，再加鐵的過氯酸鹽。病人要繼續用流動食物，要運動，要吸新鮮空氣。我祈望會有一種治瘧疾的特效藥發明，如同可以治天花的血清一般，能根治這種兇暴的病毒，使赤道地方的生活，對於本地人和外國人，都比較不復是那麼淒慘。

在臺灣，一個村中有半數的人患瘧疾，是數見不鮮的事情。我曾經見過20~30個人的家庭沒有一個人能做什麼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本地牧師生活在許多病人中間，熟悉他們的情形，利用其所學習的外國醫學，最適於為他們治病，同時可向他們宣傳基督教的福音；因為基督自己也是「治癒了各種病人」的大醫師。

除了瘧疾以外，醫療佈道工作的最重要的事項，是牙疾的治療。因嚴重的瘧疾、嚼檳榔、抽煙及其他惡習而引起的牙疾是數萬漢人及原住民所常受的痛苦。關於牙齒的生

圖二十 Dr. MacKay、阿華及柯玖診療牙齒



長、殘缺和治療，臺灣有無數的迷信。他們以為有黑頭蟲在裏面咬着，因而發生牙痛。他們取牙蟲的方法，有些很可笑，有些很可惡，有些倒很巧妙。

本地人拔牙的方法是粗暴殘忍的；或用粗帶子拉下，或用剪刀頭挖起病牙。江湖醫生用一個鉗子或小鉗子。這種外科手術當然人人害怕，因為往往因拔牙而引起牙牀破壞、流血過多或昏厥等現象，或且死亡。

我第一次試行拔牙是在1873年。某一天我同學生們離開竹塹時，有12個兵奉命監視我們的行動。其中一人有齲齒疼痛甚劇。他說：「有一條蟲在裏面」。當時我沒有鉗子，給他檢查之後，找到了一塊硬木頭，適當地把它削尖，用以拔下他的牙齒。這當然是幼稚的牙醫術；然而牙齒總是拔掉了。那個可憐的兵高興得哭起來，表示非常感謝。數年之後，有一批兵正在謾罵「洋鬼子牧師」的時候，有個高大的軍官走來責備他們說：「他就是給我拔了蛀牙的先生」。

我最初所用的牙科器械是很粗陋的，是我指導一個本地鐵匠打成的。現在我却有紐約製造的最精巧的器械。刺針很少用，楔、鉤、鑽孔器或螺旋從未用過。椅子是不需要的，因為有百來個病人等着依次治療，若要仔細準備，不免浪費時間。中國人的神經很強，能泰然忍受手術的痛苦。

我們旅行各處時，通常去站在一個曠場中，或在一個廟子的石級上，先唱一兩首讚美歌，其次是拔牙齒，然後講道。拔牙時病人通常站着，牙齒拔下之後，放在他的手上。若藏起牙齒，會使中國人懷疑我們。若干學生是用鉗子拔牙的專家；我往往在不到一

小時的時間中拔了 100 個牙齒。從 1873 年起，我親自拔了 21,000 個以上的牙齒，學生和牧師們拔了大約這個數目的一半。臺灣人現在知道他們不必枉受慘烈的牙痛，不必冒險而可以免除痛苦。和尚及佈道團的其他敵人可能對民衆胡說：瘡疾及其他疾病之所以被醫好，不是我們的藥品的功效，而是由於神祇的庇護。然而解除牙痛是千真萬確的。拔牙實際比其他任何工作對於破除民衆的偏見及反對有了更大的效力。

我們在所到的一切城市及鄉村都醫治病人，送藥給他們，在他們的家裏開方治療。可是這種工作的總部，和其他的工作一樣，是在淡水。淡水有佈道團的醫院，有病房及各種必要的設備。最初我祇有一個房間；在 1880 年以 3,000 圓的經費造了一座宏大的醫院。這筆款子是 Detroit 的 MacKay 太太為紀念她的丈夫 Captain MacKay 而捐贈的。該醫院現在名為偕醫館 (MacKay Hospital)，對於無數人民是莫大的福利。1894 年我休假在加拿大，據那一年的報告，共計治療新病人 3,156 人，老病人 7,580 人（譯者註：偕醫館，現尚存，其址在淡水鎮馬偕街六號，此與臺北市中山北路之馬偕醫院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由來顯然不同。臺北市之馬偕醫院係於 1912 年為紀念 MacKay 博士傳教四十週年所建築者）。

我們並不誇張說：受診治的人都醫好了，或者醫好了的人都成為基督教徒。在 23 年間，醫好了的人數目甚大，被減除痛苦的人尤多。這種醫藥的服務使他們對於佈道團更加親善。許多人成為信徒，並且將他們的經歷告知其親戚朋友。這些醫藥工作的功效是不能估計的。我們雖然不能說明這種工作直接使病人改宗的情形如何，然而可以舉出許多有趣的實例。文賢 (Bun Hien) 是個 56 歲的人，眼睛差不多瞎了，以前是流氓的頭目，眼病被醫好了之後，成為基督教徒，帶了兒女及孫子們同來。有個少婦吞鴉片自殺，由我們的醫生醫好；因此她的 62 歲的公公到教堂來，相信福音，至死不變。有個姓周的人，受火傷很重，一個本地牧師為他包紮敷藥，完全醫好了。他帶了七個兒女到教堂來，他們都成為基督教徒。可惜篇幅不多，不能列舉其他許多人的事實。例如徐福 (Chhi Hok)、敲銅鑼的林奧 (Lim O)、因兒子為水牛抵傷而被醫好了的許萬 (Kho Ban)、寒熱病人徐某 (Chhi)、被狗咬傷的阿龜 (Ku)、抽鴉片的王某 (Ong)、一個有「狂癲病」的儒教先生等等。這些人及許多被醫好了身體上的缺點的人受感化而皈依能醫精神上的苦惱的救主。其中許多人曾經反對真理，是在無法可想時來求助於外國人的；然而他們由敵人變為朋友了。他們之中，有些人已經蒙主召去了，其餘的人則仍在教會中為主服務。